■财富故事

中国富豪新游戏:征逐酒庄

虽然波尔多地区分布着大大小小9000多家酒庄,但无论怎样,购买这些存世百年以上酒庄都是富人的游戏。

低迷的全球经济尤其是风雨飘摇的欧洲经济,给了中国富豪征逐酒庄一个绝好的机会。一是全球葡萄酒全靠中国市场支撑;二是法国除顶级酒庄依然热辣外,大部分普通酒庄的日子都很难过,此时中国买家出手,砍价的余地会比较大。

谁在买波尔多酒庄

2011年3月,中国珠宝商沈东军以个人身份收购法国波尔多百年老字号乐朋酒庄的消息震惊了业界,这是中国资方对海外酒庄的第六次公开收购,却是以私人身份购买酒庄的首例,据称收购金额高达两亿多元。

沈东军之前,中国资本其实已有过5次波尔多酒庄的征逐。其中最早是2008年,龙海集团收购了年产16万瓶酒的拉图拉甘酒庄(Chateau Latour-Leguens);2009年,中国香港A&A国际公司购买了Richelieu酒庄的控股权,该酒庄是波尔多最古老的酒庄之一;2010年11月,一位中国亿万富豪买下了位于布朗坡地产区的拉菲特古堡(Chenu Lafitte),作为礼物送给了自己的儿子;最后是2011年2月,中粮集团斥资千万欧元,买下了波尔多的雷沃堡酒庄。

虽然波尔多地区分布着大大小小9000多家酒庄,但无论怎样,购买这些存世百年以上酒庄都是富人的游戏。据万欧兰葡萄酒俱乐部首席葡萄酒顾问陆江介绍,酒庄收购有几种形式,一种是纯投资的,一种是企业战略的。前者多为个人行为,而后者就是财团购买了。比如中粮收购雷沃堡,就是产业扩充的需求。而沈东军的收购,因为以资本项目来运作,和纯投资也是不同的。

而有的公司为提升企业形象,也会购买酒庄。2011年7月,法国保险公司就以2亿欧元的天价,从美国私募Colony Capital手中,收购了波尔多Lascombes酒庄。Lascombes是一个名气较大的二级庄,位于玛歌产区。"2001年,Colony Capital以6900万美元购得Lascombes,其间历经10年,增值一倍多。"

另一种方式是移民购买,尤其是澳洲、加拿大、新西兰的投资移民。因为移民本身需要投一些项目,所以买酒庄的不少,而且他们觉得将酒庄所产葡萄酒运到中国来卖很不错。

中国富豪正在掀起新一轮的酒庄购买热潮。陆江说,除了上述被媒体高调曝光的,更多的收购没有被公开,或者正在进行和酝酿中。不止波尔多地区,在澳洲、加拿大、南美,有更多酒庄被中国富豪收购。而一些财团也在作这方面的准备,素来不缺钱的山西煤老板也早已跃跃欲试。

澳洲最大的酒商Treasury Estate前段时间也传出寻购意向,而中国某大葡萄酒公司也曾与之洽谈,虽最终无果,但Treasury Estate仍致力于在中国内地寻找收购财团。

名庄很难卖"外人"

但机会良好,并不代表就能买到顶级酒庄。在陆江看来,迄今为止,中国买家已购的酒庄都不是实力最强的。原因在于,实力强悍的列级酒庄根本就不可能放出来卖,而中国人尤其难买到名庄,因为法国人出售这些酒庄时,会有一些非经济类门槛,这就是购买酒庄的"潜规则"。

在法国,以下两种情况最可能让酒庄主人割爱酒庄:一是酒庄庄主不想做了;二是遗产税太高,庄主被迫转让。但即便这样,法国人对外国资本也相当敏感,酒庄轻易不卖给外国人,对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尤其如此。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就想收购著名的龙泉庄,但从最开始谈到最近一次的收购,日本人也只和另一家法国财团各自分享了50%的股权,"而这已经是很大的胜利了。"

收购酒庄最著名的一波三折的故事,莫过于上世纪90年代法国奢侈巨头PPR集团购买拉图庄(Chateau Latour)。其时,有好几家外国财团参与竞投,出价也很高,但法国人和法国媒体却开始抗议,因为拉图在法国人的心目中相当于中国的茅台,法国人无法忍受它被外国资本接管。最后PPR集团以比外国财团稍低的价出手,购得拉图庄,并因此被视为法国的民族英雄。

而史上最著名的收购案莫过于享

有"亿万富翁之酒"的罗马尼·康帝园(Domaine de la Romanee-Conti)的几次易手了。发生于1760年的那次,就连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人蓬巴杜夫人也是落败者。

另外,名庄的天价售价也令人咋舌。"法国保险公司购买的Lascombes,已是二等庄里比较逊的,它都卖到两亿欧元了,相当于18亿人民币。"

包装贴不了"金"

在法国葡萄酒界,诞生于1855年的波尔多葡萄酒分级制度,是世界葡萄酒界的圣经。也正因为有了此种分级,才有了波尔多五大名庄的诞生。

但一些中国买家对葡萄酒的分级制度似乎不甚了,甚至也不觉得有多重要。在购买酒庄时常常忽略该酒庄原本的等级,觉得只要好好包装宣传一下,酒价和评级就能大幅提升。陆江说,这种想法,其实是非常幼稚甚至危险的。

"在世界葡萄酒界,尤其是在法国这样传统的老牌国家,酒界的位置不是那么容易撼动的。因为五大酒庄的价就摆在那儿,普通酒庄再怎么运作也不可能卖到它的价。"当然好的运作也能提升葡萄酒的地位,但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能胜出的黑马凤毛麟角。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崛起的那些酒庄,没有一家是单靠炒作上位的。其中著名的乐朋酒庄,上世纪80年代它的酒只卖几十美元,多年来世界顶级酒评人罗伯特·帕克一直给它高分,现在可以卖到1000多欧元,酒庄地位也有很大提升。这其中至为关键的,还是它酒品的大幅提高,"在盲品中,它甚至可以和最顶尖的柏翠酒园PK。"

而中国财团收购的上述酒庄,陆江表示他基本都看过,要单纯靠包装做到几千块钱一瓶,近二三十年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所以并不是靠砸钱,就能砸出个名庄来的。

回看2008年,龙海在收购拉图拉甘之时,也号称要将其包装成高端酒出售,2000-3000元一瓶,但如今它也只按正常价在卖,并没有超越该酒庄在波尔多地区所处的江湖地位。陆江强调,好的酒庄是历史文化的积淀,不是资本运作就能一蹴而就的。更何况波尔多酒庄的分级是等级森严的,2000-3000元一瓶的酒庄,在当地名字都是掷地有声的。

但目前中国人买的酒庄,几乎都是在中国内地销售。所以他也承认,人为炒作在中国市场,也可以忽悠到二三线城市一些不太懂酒的人,"但在一线城市和国际葡萄酒界根本不会有机会。"

也正因为抱着能炒出高价的心态,一些中国买家忽略了购买酒庄存在的巨大风险。"因为收购酒庄不是一锤子买卖,它是个非常长线的投资,第一笔钱买了酒庄后,接下来还要投入很多。"陆江说,2001年,Colony Capital以6900万美元收购Lascombes后,又投入3500欧元添置设备、人员等,还从别的地方挖来酿酒师,建了数百万的现代化酒窖,葡萄种植面积也扩充了,所以这些年它才进步神速。2000年,它的期酒发布价仅为22欧元,到2010年则高达72欧元,升幅达227%。

总之,陆江认为,收购酒庄,要作仔细和周全的考量,"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应该理智看待。"

(摘自《华夏时报》)

全国慈善会基金会接收善款骤减

红十字会"郭美美"、慈善总会"尚德诈捐门"、青基会"中非希望工程",近几个月一系列的事件动摇了公益组织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公益界正在经历一场"阵痛"。

从63亿下滑到8.4亿,今年3月-5月与6月-8月)两个时间段的对比中,以慈善会和基金会为主的NGO接收捐款数额剧减。

捐款总量未现明显波动

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统计,今年监测到的社会捐款总量未发生明显波动,以社会捐款总量为例,3月-5月为151亿元,6月-8月也达121亿元。尽管很多网友表示不再捐款,但数据显示,以个人身份捐赠额波动很小。

民政部也表示,社会捐款情况只发生了一些波动,还没出现规律性的改变,很多基金会既有的慈善项目,也在按计划开展。

善款捐款流向变化明显

记者从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基会等基金会获悉,近段时间,基金会募款难度增大,很多有捐赠计划的企业考虑延迟捐赠,以避开最近的公益事件风波,而民众捐款也出现下滑。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信息部主任宋宗合指出,受近期事件影响,民众对基金会等公益组织的信任急剧下降。3月-5月,以慈善会和基金会为主的NGO接收到的捐款为63亿元,6月-8月却缩减为8.4亿元。与此同时,政府接收到的捐款以及受助个人直接接收到的捐款却在上升。

将加快慈善法规出台

8月23日晚,民政部官网挂出《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并公开征集意见。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慈善和社会捐助处处长郑远长坦言,近期的系列慈善事件及社会的反应能加快慈善法规出台的步伐。这些事件所揭示的一系列问题,都会在陆续制定、出台的慈善制度中有所反映。

案例一

红基会 个人捐款明显减少

尽管在郭美美事件高峰期时仍有一批个人捐赠,但公众捐款占主体的大病救助基金仍受到影响。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刘选国称,小天使基金受影响的情况尤为突出,8月来自个人的捐款减少明显。而一旦公众捐款下降,最终影响的是那些等待救助的白血病儿童。

据中国红基会6月至8月19日前的月度统计,红基会捐赠收入分别为1250万元、1270万元和42万元。与今年1-5月份的月度捐赠收入相比,6、7月份的捐赠收入持平,8月中上旬收入有所减少。其中大病救助类的基金,如小天使基金、天使阳光基金、嫣然天使基金和玉米爱心基金在8月的捐款均明显减少。小天使基金8月1日至19日的捐款仅为7000元,而在此前的7个月,小天使基金每月捐款数额均超10万元。

刘选国称,红基会的捐款80%以上来自合作伙伴和企业,这部分影响不太大。

"公众捐款减少,我们相对能救助的白血病患儿肯定会减少。"刘选国指出,小天使基金一部分善款来自公众募捐,每年中国红基会大约能筹集三四百万元,目前等待排队的患儿还有2000多名,其中,近3个月(5月19日-8月19日)求助人数就多达922人。以每人资助3万元计算,需救助资金6000多万元,仍有巨大资金缺口。"这些孩子一部分要等公众筹款资助,大部分只能等明年的彩票公益金拨付后才能进行资助了。"

不仅如此,他称,6、7月份应对媒体和公众的质疑牵扯了机构人员大量精力。

案例二

扶贫基金会 街头劝募遇冷眼

7月,就在"郭美美事件"被热议时,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广州组织了百名大学生志愿者在街头进行"扶贫月捐"宣传。

"扶贫月捐"是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中国银行在全国范围内推出的公益项目,通过公众主动、持续、小额地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帮助贫困的弱势群体脱贫致富。

在广州的大街小巷,在20个银行网点,志愿者对过往市民进行劝募宣传,介绍"扶贫月捐"爱心公益项目。在宣传过程中,志愿者们遭遇了无数冷眼旁观,不解与质疑,甚至有市民直接就问郭美美与月捐有没有关系。

志愿者莫晓楠说,在不到一个月的宣传中,有时一天下来,一个成功的也没有。"郭美美事件"成为人们拒绝志愿者的主要原因,有市民说:"宁愿捐到国际基金会而不知其踪,也不愿捐给中国的一些基金会,即使有所谓的发票。"

案例三

慈会 约百万救助款"流失"

因"郭美美事件",成立不到两年的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使公募基金会社会捐款明显受到影响。其办公室主任张珉介绍,今年社会捐款总体情况较好,但近两个月捐款笔数不及"郭美美事件"之前,降了一半。此前,通过邮局、银行、支付宝、网银,每天能收到30笔左右捐款,目前每天不到10笔,出现个位数。

张珉介绍,一些捐款人通过儿慈会了解到求助信息后,避开基金会,直接对求助人进行捐助。张珉估算,大概有100多万救助款从基金会"流失",基金会只起到了介绍人角色,不能对捐款进行监督,"显然是捐款人不信任我们,更愿意把钱直接给求助人。"

(摘自《新京报》)

【他山之石】

香港红会 每笔资金都受监督

香港红十字会在香港市民中熟悉度及支持度较高。对于具体运作,香港红十字会秘书长陈启明给予了介绍。

不同捐款分开记账 某些捐款人捐钱时,已明确知道用途,或指定用途。对于捐款,红十字会内部都有不同账户,根据专门用途分开记账。年底时,会请会计师事务所做审计,审计结果会在年报中呈现。只要审计师有需要,均有权对任何一笔流动资金的流向进行质询、跟踪、查核和监督。

个人捐款可查 慈善者捐的钱用在哪里,香港红十字会都会有详细交代,会给数额较大的捐赠者做文字图片和财务运用的报告,而无论数额大小的捐赠者,均可参加探访团去察看项目实际运作情况。市民可通过香港红会网页或以电话了解善款使用流向。

管理费不多于5% 按照香港红十字会规定,在赈灾捐款中可拨出不多于5%作为行政费用。

无任何商业经营 香港红十字会是完全民间的机构,它的资金分别来自港府拨款以及商界、基金会、学校和公众的捐款,没有其他任何形式的商业经营作为收入来源。

(摘自《深圳特区报》)